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 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二

起屠維大淵獻盡
疆圉協洽凡九年

孝成皇帝上之下

陽朔三年春二月壬戌隕石東郡八月夏六月潁川

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
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

事

長知兩翻師古曰逐捕之

皆伏辜

秋王鳳疾天

子數自臨問

數所翻親執其手

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

可言

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

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

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

行下孟翻

無以率導百

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

敕整也正也固也理也

臣敢以死保

之及鳳且死上䟽謝上復固薦音自代

復扶又翻

言譚等

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佞不肯事鳳

師古曰佞慢也

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

甲子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

城門兵

長安十二城門皆有屯兵

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

辭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冬十一月

丁卯光祿勳于永為御史大夫永定國之子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

夏四月雨雪

兩于具翻

秋九月

壬申東平思王宇薨

宇宣帝之子

少府王駿為京兆尹

駿吉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

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趙廣漢張敞

敞宣帝時尹京三王皆帝所用史言尹京者難其材先悉薦翻

閏月壬戌于永卒

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

師古曰拊讀與撫同為

第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

貳亡阻康居

亡齊康居依阻其遠以自全

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

王駿

于康

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

師古曰詐畔亡而投之於

是西域諸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

會宗前為西域都護

終更而還復扶又翻

上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附

谷

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御史大夫任重職

大少府宣達於從政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以薛宣為御史大夫

用谷求之言也

二月壬午上行幸初陵赦作徒

師古曰徒人之以

新豐之戲鄉為昌陵縣

師古曰戲水之鄉也戲音許宜翻

奉初陵

上始為微行

張晏曰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者之所為故曰微行

從期門郎

或私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

騎奇出入市里郊

野遠至旁縣

旁縣諸縣環長安旁者也

甘泉長楊五柞各關雞

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

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

又穎曰公主成帝姊也臣

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

妹殺之既謂元后為嫂是即元帝姊也地理志鉅鹿

郡有武縣生放放為侍中中郎將娶許皇后女柔當時

寵幸無比故假稱之三月庚戌張禹以老病罷以

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

朝直遙翻

賞賜前後數

千萬夏四月庚辰薛宣為丞相封高陽侯

恩澤矣表高陽

於東莞京兆尹王駿為御史大夫王音既以從舅

越親用事小心親職用材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為

越親用事小心親職用材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為

將軍將軍中朝不獲宰相之封自公孫弘以來六月

乙巳封音為安陽侯地理志汝南郡冬黃龍見真

定見賢是歲匈奴復株累單于死弟且麋胥立為

搜詩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昫留斯侯入侍以

且莫車為左賢玉累力追翻單音蟬且子余翻鞮丁

二年春上行幸雲陽甘泉甘泉宮在雲陽縣三月博士行

大射禮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大射禮也有飛雉集于

庭歷階登堂而雉師古曰歷階謂以次登也後雉又集太

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

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音待詔寵等上言師古曰以

其人姓名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蒼

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師古曰謂季冬

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師古曰高

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曰惟先假今雉以博士行

禮之日歷階登堂萬眾睚睚師古曰睚睚仰目驚怪

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

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師古曰宿音先就

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闓詔音曰

鼂古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

朝字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

鼂古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

師古曰言人放此雉故欲為變異者折而設翻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

語不知誰主為佞調之訕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

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調而足復扶又翻調古韻字師古曰足益也音子喻翻

足其不足曰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

竊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灋臣音當先誅

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

而出失行流聞失行所行也言帝所行多非道過海內失流布聞於遠方也行下孟翻海內

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言內有疾病之憂皇天

數見災異欲人變更數所角翻見賢遍翻更工約翻下同終已不改天

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

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如淳曰老母音之老母也當尚何皇太后之有

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如淳曰老母音之老母也當

切翻精人主積志而犯必行之誅不能復顧太后也

師古曰如論非也此言操屬於成帝耳不然者謂不

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老母即帝之母太后也言帝不

自修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

屬也屬音宜謀於賢智克已復禮谷顏淵之言以求

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初元帝儉約渭陵

不復徙民起邑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帝起初陵陵也

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即新豐戲鄉之地關中記昌陵在霸城東

二十里將作大匠解萬年解戶貫翻姓也姓譜自晉

也晉有解使陳湯為奏請為初陵徙民起邑欲自以

孤解揚

通鑑卷一百一

四

黃子

為功求重賞湯因自請先徙冀得美田宅上從其言

果起昌陵邑為萬年湯得罪夏徙郡國豪桀貲五百

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 五月癸未隕石于杜郵三

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為廣德王中山憲王福靖王勝之玄

孫也地節元年福薨子懷王脩嗣是歲城陽哀王

雲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傳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 大旱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

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

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灑水地理志豐水出鄠縣東南

北流過上林苑入渭注渠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羽蓋編張周

帷周帷船之四棹周皆張帷越歌師古曰棹棹皆所以行船也

謂之棹音饒越歌為越之人上幸商第見穿城引

水意恨內街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

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起土山漸臺又為室屋象白虎殿也於是上怒

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劓

器翻又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

尹知成都侯商等奢侈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

奏正灑二人頓首省戶下司隸校尉察三輔京兆尹治京邑而阿縱不舉奏故

責責之省戶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

敗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為之余謂言商等奢而

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

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

刑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諸侯指商根等師古曰是

日詔尚書奏文帝誅將軍薄昭故事見十四卷文帝前十年車

騎將軍音藉彙請罪師古曰自坐彙商立根皆負斧

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秋八月

乙卯孝景廟北闕災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

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音接婕妤

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名臣在側二代末主乃

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師古曰嬖愛也音必計翻又卑義翻

近音巨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

斷翻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食肉今有班婕妤班婕妤進

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婕妤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

鳴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應劭曰平原潔

曰五行志作河陽主伶文趙后外傳及荀紀亦作河

陽外戚傳顏師古注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

字作河或為河陽皆後悅歌舞者趙飛燕師古曰以

人所妄改耳今從之燕 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復扶姿性尤醜粹

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嘖嘖衆口稱羨而有宣帝時

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披香博士後宮女職也唾曰

趙飛燕

后斑婕仔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斑婕仔

挾媚道婦人挾媚道者蠱祝詛後宮詈及主上祝詛

詛莊助翻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詛莊助翻

后姊謁皆誅死親屬歸故郡后姊謁為平

考問斑婕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論語載子夏答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

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祝詛主如其

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

斤趙氏姊弟驕妬姪仔恐父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

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翻養音七向翻宮上許焉

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

兵自稱山君廣漢郡高帝分蜀郡置屬益州師古曰

皆曰寺

四年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勃海唐滄景州清

冀州師古曰滄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

所敗補平陵李尋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

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索山客翻塞

河欲屠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

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

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贈之師古曰處業謂安

所角翻 馭 廣漢鄭躬黨與漫廣犯歷四縣衆且萬人

昌呂翻 州郡不能制冬以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

中及蜀郡合二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師古曰賊

救其本罪旬月平遷護為執金吾賜黃金百斤 是歲平

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

成都侯商復扶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

將軍漢制列將軍置幕府得舉吏魏郡杜鄴時為郎素善車騎將

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曰天威而不見

殊孰能無怨師古曰威近也殊謂昔秦伯有千乘之

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

奔晉事在昭元年故書秦伯之春秋譏焉周召則

不然師古曰言周公召公無私怨也余謂忠以相輔

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

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師古曰分

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

州縣也音式冉翻而說者妄云分陝是潁州師古曰分

矣弼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余按字書陝從故

兩入師古曰感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

內無感恨之隙音胡閻翻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可翻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

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麻丞相御史及車騎左

翻此明詔所欲必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

陝 郊

弘治三年

監生

九

監生 裴鳳錄

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師古曰

於至誠彼必和說無憂乖異也說讀曰悅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

親密二人皆重鄴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師古曰凌室藏

證翻又戊午庚后園南闕火紀○考異曰五行志及荀

音陵書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

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數

翻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婕妤

父臨為成陽侯恩澤侯表成陽侯諫大夫河間劉輔

上書漢書劉輔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

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魚入于王舟有火復

于王屋流為鳥周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

怒之異者虜威怒謂皇天降威雖夙夜自責改過易

行孟翻下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

女鄭玄曰考猶稽也師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

望塞則翻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平

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

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考異

傳云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荀紀天人

弘治三年

通鑑三十一

九

監生張鳳錄

早

巳乙

道也一日市人及行於道
道路者也予讀曰與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不

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師古

曰漢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

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師丹太中大

矢谷永四人皆朝官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

擢為諫大夫輔以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召見擢此其

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按至於此旬月之

間收下秘獄下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

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

足深過過猶罪也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為暴治理

官與眾共之理官謂廷尉也師古曰令眾人知其罪

治今天心未豫張晏曰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

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

之臣爭讀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

坐不著師古曰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同姓

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治直誠不宜幽

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

暴人有懼心精銳銳與師古曰人人皆懼也蘇林曰

又翻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師古曰舜

鼓故言有虞之聽也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惟

陛下留神省察井省悉上乃徒輔繫共工獄蘇林曰考

曰少府之屬官亦有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取新給

宗廟為鬼薪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

鳳嗣父爵陽平侯崇安成侯庶弟五人太后憐之曼

寡婦渠供養東宮供居用翻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

謂當音毗至翻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後

靡師古曰乘因也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師古曰佚

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折而被服如儒生師古

音被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敦備莽兄永早死

又外六人英後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

侍疾親嘗藥鄭玄曰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

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漢舊儀曰黃門

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姓譜

戴公之後一曰宋城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

名士咸為莽言為于偽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

言數所五月乙未封莽為新都侯莽傳以南陽新野

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

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撤施賓客師古曰振舉家無所

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者更推

薦之衡翻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盛隆

也洽漸決也周徧也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慙師古曰激急

音工歷翻行下孟翻處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

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朱博字莽聞此兒種宜

子師古曰此兒謂所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

如此王莽事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皇

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

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

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捐漆捐即髹聲之轉重耳髹

字或作髹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黑髹盤朱髹

盤其音如此兩義並切皆銅背黃金塗師古曰切門

通毛晃曰髹亦黑漆也音千結

往為黃金釵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釵璧

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璧帶璧之橫木露出

如其釵中著玉璧明珠翠羽瓦藍田山名出美玉釵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自後宮未嘗

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侍郎郎之

中者宮奴有罪沒為昭儀嘗謂帝曰妾妒性剛有得出入禁

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種章因泣下悽惻帝信之

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為淫恣無敢言

者然卒無子恤翻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

外自近者始詩大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

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曰正始之道

王化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

嬖亂亡者師古曰孽無也嬖愛也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及采

傳記行事者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

失陳灋戒數所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時

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 昌陵制度奢

泰父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臣聞王者必通三統應劭

土之後與已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

曰一曰天統謂周以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

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

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

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明天命所授者

博非獨一姓也自古及人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

嘗美石槨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

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

為無窮計也釋之對詳見十四孝文寤焉遂薄葬棺

槨之作自黃帝始野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黃

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立壠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

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

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

防墳四尺記檀弓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

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師古曰墳者謂積土也春

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者侯半之樹以柏大夫

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延陵季子葬

墳樹以楊柳鄭玄曰孔子蓋用士禮

禮

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蔽之財可見而

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斬翻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

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首言弟能其葬君親骨肉

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

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

珍寶之臧臧古藏字通下臧樽同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

盛不可勝原詳見七卷秦始皇三十七年勝音升天下苦其役而反之

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事見七

年項籍燔其宮室營宇事見九卷牧兒持火照求

亡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

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義翻內離牧豎之禍師

日離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

愈微無德寡知知讀曰智其葬愈厚立壠彌高宮闕

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

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

下莫不稱賢明始營陵見上及徙昌陵增庫為高師

日庫下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

日迫卒師古曰卒功費大萬百餘億也死者

恨於下生者愁於上臣甚懼焉師古曰懼謂不了言

一云懼古翅字憂病也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

也余謂當從後說

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說讀與

司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

為哉唯陛下上覽明聖之制以為則下觀亡秦之禍

以為戒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上

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子

翻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下假皆曰昌陵因

卑為高度便房猶在平地上漢書音義曰便房藏客

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服虔曰取它處土

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

同賈師古曰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治直之翻

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初陵近渭

茂陵近昌陵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宜還復

故陵勿徙民便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

師古曰言不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

師古曰過誤也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

功如淳曰陵中有司馬殿門如生時制也臣瓚曰天

馬明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尚未加功師古天下虛耗

百姓罷勞客土䟽惡罷讀曰疲終不可成朕惟其難

師古曰怛然傷心也怛當割翻驚也懼夫過而不改是

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

民罷昌陵遷故陵而故陵勿起陵邑徙吏民也今天下母有動搖之心

初鄼度蕭何之子嗣為侯者無子及有罪凡五絕祀

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思何之功輒以其支庶紹

封蕭何薨子祿嗣薨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鄼

侯薨子遺嗣薨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封則弟嘉為武陽侯薨子勝嗣有罪免武帝

元狩中復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鄼侯慶

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罪免宣帝封何玄孫建世為

五鄼侯凡是歲何七世孫鄼侯獲坐使奴殺人減死完

為城邑漢建世先是上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

父未省錄杜業說上曰井悉蕙翻省悉唐虞三代皆

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

太公封於齊至周安王二十三年始為田氏所滅召公封於燕後周而滅子繼弟及歷載

不墜師古曰弟繼兄位謂之及載豈無刑辟師古曰言國家非無刑辟而

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師古曰言國家非無刑辟而

長存者思其先人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

之誓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百餘年閒而襲

封者盡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

屍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以往况

今師古曰愍隸者言為徒隸在可哀愍之中况警也其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

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徒

設虛言則厚德掩息吝簡布章各勸復也言既

設虛言則厚德掩息吝簡布章各勸復也言既

封略而不問若如此非所以示化勸後也雖難盡繼

必布聞於天下也宜取功尤重者後紹其爵封也上納其

言癸卯封蕭何六世孫南蘇長喜為鄼侯地志南

治其縣五百石以上為令長皆秦官掌

延元年封蕭相國後喜為鄼侯胡皆用之按功臣

表未始元年釐侯喜紹封三年薨未始四年質侯尊

嗣五年薨質侯章嗣蓋本紀誤以求始為元延故也

立城陽哀王弟俚為王鴻嘉二年哀王薨無後

從漢書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王皇居也

九月黑龍見東萊身賢丁巳晦日有食之日荀紀

作乙巳按長歷是歲以南陽太守陳咸為少府侍

中淳于長為水衡都尉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隆音為修

整數諫正數所有忠直節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

繹繹未至地滅師古曰繹乙酉晦日有食之三

月丁酉以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

位特進領城門兵京兆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翟

歷翻又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涼

部隴西天水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燉煌酒

考殿最歲盡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有

即受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况于患在上有

干丙

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

上聞師古曰如若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

改而更用衡工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古

曰凡在道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尚書大傳曰

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是故惡日

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言安必

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

聞於前劉草曰芻蕘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

也元年九月黑龍見見賢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

己未夜星隕之酉日有食之已當作癸此承六月之

閒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

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

羣惡沈湎於酒喪息浪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

者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三十七年養生泰奢

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

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

翻暹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今之後

起什倍于前如傳曰謂趙李廢先帝灋度聽用其言

官秩不當縱釋王誅謂王法當誅者當丁驕

趙飛燕合
德也李是什
人不見於史

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音子用刺舉

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師古曰阱穿

拍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音才性榜箠

瘠於炮烙師古曰瘠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

而以為樂瘠音千感翻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師古曰

也為于偽翻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備罪之

議公正者建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笞服至為

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

分之或受報謝別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勝音是以

日食再既以昭其辜孟康曰既盡也王者必先自絕

然後天絕之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師古曰謂私者田及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

如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崇聚僂輕無

義小人以為私客師古曰僂疾也音離深宮之固

數所角翻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師古曰挺身引鳥集

雜會醉飽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亂服共坐沈

酒媒媵溷淆無別黽勉遁樂師古曰黽勉言不息也

也沈持林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

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

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

自吾臣之深君未
有難直如昔者
永自知有內應
率意言之以迎
合好獻之意此
所以為人之尤也

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論語孔子

言師古曰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

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楚靈王

厭民不堪其役潰於乾谿王縊而死驪山事見秦紀

師古曰擬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

廣比於秦始皇杜預曰乾谿靡敝天下音武皮翻五

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師古曰

流散冗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師古曰冗亦散也餒

音乃公家無一年之畜師古曰畜百姓無旬月之儲

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

曰天雅漢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

行師古曰鏡謂照之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

誅師古曰言上所言違於節儉皆與承言同余謂漢

興九世百九十餘載載了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

遵先祖灑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直至於陛下獨

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

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為人後嗣守

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

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能昭然遠竊專心反道師古曰

也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

去就庶幾可復師古曰去就言去社稷宗廟庶幾可

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

於宴樂省悉并翻好呼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

憂至親難數言數所故推承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

上納用之承自知有內應等意無所依連師古曰每

言事輒見答禮師古曰如禮而答之余謂也至上此對

上時上大怒衛將軍商密勸承令發去謂發動之上

使侍御史收承執過交道廐者勿追晉灼曰交道廐

近延御史不及承還上意亦解自悔史收承也上

嘗與張放及趙主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蒲舉白

服虔曰舉蒲杯以有餘白濯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

吾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器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

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釀者浮以大

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談笑大噉師古曰噉

是也釀子肖翻飲酒盡爵出談笑大噉聲也音其略

中或曰噉謂唇口之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乘繩證

曰坐音材卧翻畫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姐當

古畫字通下同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姐當

姐已有蘇氏侍中光祿大夫班伯父疾新起楚令尹

之女樂音洛班書叙傳自以為楚令尹子文之後子文

鬪班之後班書叙傳自以為楚令尹子文之後子文

初生弃於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

菟故名穀於菟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師古注曰

子文之子鬪班亦為楚令尹余按左傳莊三十二年申

公鬪班殺令尹尹子元鬪穀於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紂

為無道至於是虛虛古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古師

曰今文尚書何有路肆於朝師古曰肆放也所謂眾

泰誓之辭通畫三十一

二

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紂

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

酒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孔穎達曰酒誥注云飲酒

酒然齊一之辭師古曰微子殷之卿士封於微爵稱

子也殷紂錯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箕子比干而去其

誥曰用沈酗于酒用亂厥厥德干下我其式號式譖

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事見尚書微子篇

大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譖

也流連言作詩之人嗟嘆而泣涕流連也而說者乃

以流連為荒亡蓋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不謂飲酒

之人也詩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

歎曰吾父不見斑生今日復聞讜言復扶又翻師古

讜音放等不懌師古曰懌悅也音亦稍自引起更衣衡翻因罷

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孟康曰長信太后

中婦人官名也師古曰長信宮庭之林表後上朝東

宮朝直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師古曰閒斑侍中

本大將軍所舉大將軍謂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

聖德鳳初薦伯宜勸學召見親近今太后以其能諫

當如宜遣富平侯且就國富平侯上曰諾上諸舅聞

之以風丞相御史師古曰風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宣

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

班生讜言

大司馬通鑑三十一

從才請免放就國

考異曰叙傳云主音以風丞相

御史大夫然則風丞相御史者疑非音也及傳又云

上諸舅皆害其寵上不得已師古曰左遷放為北地

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師古曰比類也此故放父

不得還璽書勞問不絕璽斯氏翻敬武公主有疾詔

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主有瘳後復出放為河東都

尉復扶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

而遣之也叩成太后之崩也叩成太后孝宣王皇后

書叩成太后以別孝元王皇后喪事倉卒吏賦歛以

趨辦卒讀曰碎歛力贈翻師古曰趨上聞之以過丞

相御史也過罪冬十一月己丑策免丞相宣為庶人御

史大夫方進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

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十一月壬子擢方進為丞

相封高陵侯恩澤侯表高陵侯國於琅邪考異曰

吾二十餘日遂擢為丞相而荀紀云秋八月方進為

御史大夫八月進自三月為執金吾故致此誤也按公卿表

所云者謂方進自三月為御史大夫至十一月而

凡居官八月耳又黑龍見東萊在去年九月谷永傳

蓋因陳湯獲罪在今年故也漢春秋雖正以諸吏散

騎光祿勳孔光為御史大夫散悉方進以經術進進

以射策甲科為郎其為吏用灑刻深好任勢立威有

孔光

舉明經遷議郎

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好呼到翻惡鳥有言其

挾私詆欺不專平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爲非

也科律也光褒成君霸之少子也霸見二十八卷領尚

書與樞機十餘年守灋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灋

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如或

不從不敢強諫矣爭讀曰諫以是父而安時有所言輒削

草藁服虔曰言已繕書更削壞其草也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

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有所薦舉唯恐其人

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朝直遙翻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

以他語其不泄如是上行幸雍祠五時建始二年

今以久無繼嗣并甘泉泰畤皆復之雍於用翻時音止衛將軍王商惡陳湯

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初湯請起昌陵邑既罷昌陵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

中室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無復發徙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復發徙之也惡烏路翻又

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東萊郡黑龍出人以問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

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數所角翻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

詔以湯有功有斬到免爲庶人徙邊上以趙后之立

也淳于長有力焉故德之乃追顯其前白罷昌陵之

功下公卿議封長下遐光祿勳平當以爲長雖有善

言不應封爵之科姓諱平齊相晏平仲之後一日韓哀侯少子媯食采平邑因以爲氏

不敢強諫即希指苟合也

高祖之法非有功不疾當坐左遷鉅鹿太守上遂下詔以常侍

閔衛尉長首建至策師古曰閔也賜長閔爵關內侯將

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與陳湯俱徙燉煌

燉徒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程方進之右

逢皮江翻姓也古有逢蒙師古方進晚進為京兆尹

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

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

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咸詰

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詰去陳湯素以材能得

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

所數所以此得為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

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考異曰咸信

年以後因陳是歲琅邪太守朱博為左馮翊博治

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

因其材而任之治直之翻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

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

副也稱尺證翻以是豪強懾服事無不集備之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初帝用匡衡議罷

甘泉泰畤事見上卷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武帝以

辛有事甘泉園丘自竹宮而望拜章昭曰以竹為宮

朱博

未了

天子居中師古曰漢舊儀竹宮去壇三里壞音怪

向以議非是

折按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折而帝異之以問劉

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

也况於國之神寶舊時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

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帝祠秦一於甘泉夜常有神

光如流星集于祠壇汾陰男子公孫澆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文帝十四年

黃龍見成紀始幸雍郊見五時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敷備神光

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易以前始納貢

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元帝時貢禹建言漢家

成匡衡等因之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

禹等上意恨之師古曰恨悔也又以父無繼嗣冬十月庚辰

上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及

雍五時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時

上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如呼到翻上書言祭祀

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論說

翻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感以神怪知萬物之情

不可罔以非類師古曰罔猶蔽余謂罔欺也欺人以所無曰罔諸背仁義之

正道背翻不遵五經之灋言而盛稱竒怪鬼神廣崇

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

之藥遙興輕舉如淳曰遙遠也興舉也師古黃冶變

化之術者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皆姦人惑

復諸祠罷南

谷永此

論方是

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王制曰

執左道以聽其言洋洋蒲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亂政者殺

音羊又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師古曰盪盪貌也盪音影也

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師古曰謂蕩景影也

孔子不語怪神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

逃不還天下怨恨事見秦紀漢興新垣平事見文帝紀齊人

少翁公孫卿樂大等事見武帝紀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

辜師古曰詐得謂主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

以窺朝者朝直上善其言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

等十二人謀反地理志尉氏縣屬陳留郡應邵曰尉

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為邑名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改為族耳應說是也殺陳留

太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稱忠鍾祖訾順共

殺並以聞皆封為侯姓譜稱平聲漢功臣表有新山

音鍾子期訾即移翻何氏姓苑云今齊人本姓祭氏譚延鄉侯忠新山侯祖童鄉侯順樓虛侯考異曰

本紀云五人而功臣表止有四人蓋紀誤

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

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地理志山陽郡

有鐵經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及汝南都尉汝南太

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為大司農師古曰訢與欣同故南

梅福

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地理志南昌縣屬豫章郡後漢志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

名不立則推素行尋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

案察姦方以起端緒大司農

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

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

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事並見高帝紀行故天

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

知讀曰智下同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

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

師古曰鴻毛論輕拾遺言其易也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

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好呼到翻出爵不待廉茂廉茂

茂功也廉茂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

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

庭自銜鬻者不可勝數師古曰銜行賣也鬻亦賣也

升勝音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

平可致張晏曰氏有三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

淮南王安緣間而起開古寬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

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

事見武紀師古曰本朝謂漢朝也大臣謂淮南方今

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

廣漢男子鄭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

窮等反是也賢曰前書曰十求黨與索隨和而無逃匿之意李奇

二萬戶為大郡索與已和及隨已者原父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

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索山客翻

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量音良國家之權輕故匹夫

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詩大雅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濟子禮翻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漢書所字

下有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

報罷福去音昌歸壽春數因縣道上書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數所角翻見賢

編臣聞齊桓之時有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

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二矣此天

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事

三卷周赧王七年周禮司糾凡四方之賓客叩關者則為之告注曰叩關謂謂關人也疏曰叩猶至也奸

呼到繆公行霸由余歸德秦繆公開霸業由余自西戎歸之繆讀曰穆今

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

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

此則天下之士發憤薄音悶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

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夫以

四海之廣士民之數數趨玉翻能言之類至眾多也然其

舊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世而不繆施之當

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翻故爵

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師古曰砥

細石也音之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

履翻又音祗

大

語載孔子之言也工以諭國政利器諭賢材至秦則不然張誅謗之罔以

為漢毆除為子偽翻倒持秦阿授楚其柄師古曰太阿劍名歐冶所鑄也

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言秦無道今陳涉項羽乘間而發譬倒持劍以把授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

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讀日關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

加戮焉夫為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為鵲也仁鳥鸞鳳也為音緣

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聞者愚民上書多觸不急之

灑師古曰言以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或下廷尉而死者眾下穆假翻下同

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讒朝廷尤甚懲王章之死也師古曰防

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

質忠直敢面引廷案爭讀曰諍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

而矯曲朝元帝初擢章為左曹中郎將師古曰具臣其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朝直遙翻

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事見上卷且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惡

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章妻

子坐徙也孔穎達曰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婦共為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為

室家也折直士之節折而設翻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

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

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灑下無諱之

灑師古曰言以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

灑師古曰言以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

灑師古曰言以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

灑師古曰言以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

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

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關四門明四

四方也塞悉則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

犯而主威奪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隆

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

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

無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

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

不义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為于偽

翻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

親之道全之為右師古曰務全當與之賢師良傳教

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

魁為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此失親親之大

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

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

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

之亦無及已師古曰已上不納

師古曰已

師古曰已

師古曰已

師古曰已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四起陽赤奮若凡六年

孝成皇帝中

申戊

永始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大赦天下三
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夏大旱四月癸未長樂臨
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師古曰東面之司馬門也樂音洛六月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甲午霸陵園門闕災 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庚申衛將單于商病免 梁王立驕恣無

度立梁孝王武八世孫也至一日十一犯濼相禹奏立對外家

怨望有惡言梁相名禹相息亮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園子

姦事奏立禽獸行請誅漢法內亂為禽獸行行下孟翻太中大夫谷

永上書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

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以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

聽聞中冓之言韓詩云中冓申夜應劭曰中冓材冓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春秋為親者講春秋公

也應說近之冓音工豆元年齊仲孫來齊仲孫者向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親者

諱為子為翻下同今梁王年少詩照頗有狂病始以惡言

按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

不服猥強効立傳致難明之事効戶繁翻師古獨以

偏辭成臯斷獄亂翻無益於治道治直汗馮宗室汗

故翻孟康曰馮音漫師古曰馮音秣謂塗染也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

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為于偽翻增朝廷之榮葉昭

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姑者父

長知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

兩翻也妖巧也豔也好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

也妖於驕翻案事者乃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何故猥

必不與姦案事者乃驗問惡言怨望朝廷之言也

必不與姦案事者乃驗問惡言怨望朝廷之言也

自發舒言何為而自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

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躡尋者謂躡其

其內亂也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

下既已案驗舉憲舉憲者舉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

選上德通理之吏而審考清問上與尚同書呂刑皇

日清問詳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濩濩者明也效驗

也馬曰清訊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

付有以廣公族附疏之德附疏者使疏為宗室刷汗

亂之取師古曰則謂拔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

寢而不治是威司隸校尉蜀郡何武為京兆尹姓

何出自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封於韓韓滅子孫

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武

為吏守灑盡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

思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壬戌王商復

為大司馬衛將軍商去年以病三月上行幸雍祠

五時雍於用翻夏四月丁酉無雲而雷劉向曰雷

猶君之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人而不恤有流星從日

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故無雲而雷

下東南行四面燿燿如雨自晡及昏而止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孛蒲上以災變博謀羣臣

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

何武

昌黎云何武
韓姓為

何武

徵時序

五徵即洪範之八庶徵曰百姓壽考符瑞並

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

洪範之常雨常暵常暵常

風為咎徵著明也天見咎徵以明著人

妖孽並見

君之過也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也

妖孽並見

饑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謹告更命有德

哀禍大天不降譴是也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

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

仲讀曰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

當陽數之標季

孟康曰陽九之末季也涉三七之節

紀

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一遭無妄之卦運

應

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無

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

古曰取易之無妄卦為義項安世曰古妄與望通秦

漢言无妄皆無望也朱英之說黃歇與楊子法言皆

然故太玄以去準无妄謂其無所直百六之從院

復望也太玄以去準无妄謂其無所直百六之從院

元一統三統為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

謂水九年一歲有陽九謂旱九年一歲有陰九謂旱

小文五十一

四

四百八十歲陽三除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揔有四
 千五百六十一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九年一
 個陰陽各七年一個陰陽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一
 揔有五十七年并前四五千五百六十年通為四千六
 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此是陰陽水旱之大
 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
 木數八金數九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三難
 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
 異科雜焉同會先師古曰雜謂相參也一曰雜音建始
 元年以來二十載聞亥翻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
 春秋所書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
 悖卒起之敗驕臣指淳于長等悍妾指趙昭儀姊弟
 又梓悖蒲內翻北宮苑圍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
 處苑園也孔穎達曰有蕃曰園有牆曰園園圍大同
 又蕃牆異耳圍者域養禽獸之處園者種菜殖果之

處毛晃曰苑亦以養禽獸直曰徵舒律杼之亂陳靈
 街曲曰菴師古曰閒讀曰閑徵舒律杼之亂
 于夏姬數如其家夏姬之子徵舒病之自廐射而殺
 之齊莊公通于崔杼之妻姜氏數如崔氏杼伏甲殺
 之事並見左傳此指帝微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
 行將有徵舒崔杼之禍也樊並蘇令事見上卷永
 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始三年陳勝項梁事見
 七卷秦二世元年夏戶雅翻下同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
 問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
 變見於上見賢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也易輕
 也言姦生於所輕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
 忽也易以政翻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
 媒黷宴飲師古曰媒狎也音私列翻勤三綱之嚴師
 日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所謂嚴也修後宮之政抑

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遠于願翻近其朝覲灑

駕而後出朝直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

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三者謂微行

塞悉則翻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恤與於百姓困

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永書曰諸夏舉兵

已有其萌而將至於傳曰飢而不損茲謂秦厥咎亡

興發也勉力贍翻師古曰洪範傳之辭余按五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

麥不收禾粟苗也又稼之宜損常稅之時謂此時宜

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繆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

道也趨讀曰趣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

之費流恩廣施施式抵贍困乏救勸耕桑以慰綏元

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贈而艷翻幾居中壘校

尉劉向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之上書曰臣

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

傲仲馮曰此禹戒舜之語非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

紂尚書無逸篇周公戒成王曰母聖帝明王常以敗

亂自戒不諱發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

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二十六師古曰從

至哀公十四年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
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辛未朔二十六年
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

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
 己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八年七月甲子十年
 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
 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
 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
 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
 二月乙亥朔招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
 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也今連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今連
 三年比食至比朔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
 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
河平元年四月癸亥朔
元二年二月丁
未晦求始二年二月乙酉晦三年正月己卯晦四年
七月辛未晦凡八食而足年異有小大希稠占舒
 春正月己亥又不預此數

疾緩急觀秦漢之易出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

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按向書曰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

天而行無雲而雷狂矢夜光熒惑襲月變火燒宮野

禽戲庭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墮于東郡星孛大

角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

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太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

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

之表天狗夾漢而西又陰不雨臣幸得託末屬誠見

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

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向書曰高

宗成王亦有唯雉技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

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向之所以望帝者如此

以崇劉氏崇增高也謂增高劉氏之業愈巍巍也故懇懇數奸死亡之

六十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誅師古曰懇懇欲誠之意也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

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

輒入之師古曰謂召入也上時掌翻開如字然終不能用

也考異曰向傳云星李東并岷山崩在三年此奏云自建始以來二

十歲閒而食八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此奏當在

今年也胡旦亦載之三年余按劉向傳若以星李

東并為據則上奏當在今年若以岷山崩為據則上

奏當在三年若以二十歲閒日八食為據則上奏當

在去年然向言日食之變率二歲六月而一發以班

書考之自建始三年十二月至河平元年四月則一

年五月而食至四年三月癸丑朔則纔一年而食又

至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則又葦年而食永始元年

九月丁巳晦志書食而紀不書至二年二月乙酉晦

則凡九葦而志所書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不計也

又至永始三年正月己卯晦則未及一葦而食又至

四年七月辛未晦則一年六月而食向所謂率二歲

六月而一發亦通二十歲而約言之耳自建始三年

至今年以紀考之則九食以志考之則十食此其差

異又未有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為光祿

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

免咸免見上卷永始二年復扶又翻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孟康曰內

朝中朝也大司馬前後左右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

吏給事中為中朝官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官

也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漢制列侯選舉不

槩翻有詔免咸勿劾立十二月乙未王商為大將

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

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先悉為翻據孫

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隱度而取

之也草田荒田也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

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謂為草田占云新自墾占音之贍翻百畝為頃上書以入縣官

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貴取其直一億萬以上日直

價直也貴者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

其弟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為大司馬驍將

軍考異曰荀紀云十一月成紀云十二月按是歲十一月甲子朔無乙未辛亥庚申荀悅誤今按

音奇其文雅薦雄待詔一條注云雄傳云車騎將軍王

秦時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

獵賦事在今年時王音卒已久蓋王根也胡旦遂誤

以為曲陽侯云余按曲陽侯特進安昌侯張禹

即王根也王音則封安陽侯請平陵肥牛亭地師古曰肥牛亭名禹欲

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

它地請別以地賜上不從卒以賜禹恤翻根由是害

禹寵數毀惡之數所角翻下同師古曰惡謂言其過

惡皆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居聞師古曰謂

同音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

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

郎給事中即就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

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余謂與讀如時

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特

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未能灼見人乃車駕至禹

弟弟與弟同辟左右師古曰辟親問禹以天變因用

舍也宅也讀曰關

責國老
賊為死
莫贖

朱雲

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

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

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為丁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

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

怪力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稱

謂孔子未嘗言性命及天道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

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漢書張禹

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

斷之斷丁亂翻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元帝師蕭望

禹皆敬重之矣元帝不能聽望之言踈許史而去恭

顯成帝則聽禹言而不疑王氏望之以此殺身禹以

此苟富貴漢祚中衰實由此也又成帝之時吏民猶

譏切王氏平帝之末吏民以王莽不受新野田上書

者至四上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何元成之時吏

民猶忠於漢平帝之時吏民則附王氏也政自之出

父矣人心能無從之乎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策聞

有國家者尚監茲哉

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張氏安矣劉氏悅故槐里令

朱雲元帝時雲為槐里令坐上書求見見賢公卿在

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

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

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

也師古曰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

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謹案孔子曰鄙夫可與事

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臣願賜尚

方斬馬劍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斷倭

臣一人頭以厲其餘斷丁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

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蓋引用論語惡居下流

諂也音所諫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

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

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翻關龍逢

故云然逢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

音皮江翻御史遂將雲去將如字挾於是

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

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

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

後得已言殺雲之及後當治檻治直上曰勿易因而

輯之以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匈奴搜諧單

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

于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單音蟬且子余翻車北

地都尉張放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復扶又太后與

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張晏曰謂太后言班侍中大

卷末始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虜如淳曰富平侯張

默然不言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

都尉地理志天水屬國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為

都尉地理志天水屬國

光祿大夫

姓譜師古者掌樂之官因以為氏

班伯為水衡都尉並侍

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

從才用翻

及大政俱使

諭指於公卿

使傳上指以諭公卿也

上亦稍厭游宴復脩經書

之業

上為太子時好經書及即位幸酒樂宴樂今出放等復脩經書業

太后甚悅

是歲左將軍辛慶忌卒慶忌為國虎臣

爪牙打禦之臣曰虎臣

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

后土既祭行遊龍門

師古曰龍門山在登歷觀今齊州龍門縣北

陟西岳而歸陟登也師古曰西岳華山

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為王

廣陵孝王霸厲王胥之子也

帝初元二年 守以紹封紹封傳子意孫護人薨無後今立考異曰荀紀守作憲今從漢書

初

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諸胡戾大亂

降戶許

及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

夫使安輯烏孫

陽朔中會宗復為西域都護終更而不遂効之與詔以贖論拜金城太守

以病免故曰故金城太守守式又翻立安日弟末振

將為小昆彌

服虔曰末振將人姓名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弟不可別舉姓也考異曰烏

孫傳以末振將為安日弟段會宗傳以為兄兄字誤耳

定其國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

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

刺七亦翻

漢欲以兵討之而未

能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

公十五謂楚

改會宗許烏孫書上

成類

主解憂也公上之孫
於雌栗糜為季父
久之大昆彌弒戾難
殺末振

將安日子安犁糜代為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

復遣段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復扶又翻即誅末

振將太子番丘即就也師古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

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

氏曰婁音贏師古曰選精兵三十營李奇曰三十營徑

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劍擊殺

番丘手執劍曰手劍記檀弓曰官屬以下驚恐馳歸

小昆彌安犁糜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

之意為言奉天子命來誅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

毛耳司馬遷答任安書曰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死

王郅支頭縣橐街死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

二年魏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

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於禁

同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謂豫以誅番丘

彌以劫姪之情必使番丘逃匿漢欲誅即飲食以付

我傷骨肉恩若飲食之而使之就故不先告昆彌以

下號泣罷去號戶會宗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

侯黃金百斤會宗以難柝殺末振將奏以為堅守都

尉烏孫有大將都尉各一人以難柝能為雌栗糜復

尉烏孫有大將都尉各一人以難柝能為雌栗糜復

責大祿大監以雌栗糜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

墨云宣帝甘露二年大祿大監賜金印紫綬末振將弟卑爰婁師古曰

兼并兩昆彌卑爰婁自此疆其後都護將即亮翻漢復遣會宗

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復扶又自烏孫分立兩昆

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分立兩昆彌見二十卷宣帝甘露元年時康居

復遣子侍漢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貢獻既

子入侍而都護郭舜上言此時郭舜為都護平帝元

又奉貢也始開孫建始為都護上時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

妾非以失二國也言匈奴之強弱不漢雖皆受其質

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三國謂匈奴烏孫康

亦相候司曰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

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

謂自武帝以來以宗室女下嫁烏孫也為于偽翻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

奴俱稱臣義不可踞而康居驕黠說不肯拜使者古師

人先飲食已乃飲師古曰飲音於禁故為

無所省以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余謂

悉井翻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

之詐也謂特欲行賈以市易其為好匈奴百蠻大國

辭者詐也度徒路翻賈音古

師古曰於百蠻中最大國也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宜有悔自卑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宜歸其侍子絕不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章顯著也漢為其新通為于重致遠人師古此聲名也終羈縻不絕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地理志岷山在蜀郡前氏道西徽外禹貢

所謂岷山導江即此山也水經注曰岷山即瀆山水曰瀆水亦曰汶阜山在氏道徽外江水所導也大江

泉源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監鏡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西歷天彭關亦謂之天谷天

彭山兩山相對其高若闕謂之天彭門江山水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其源濫觴者也漢延元中岷山崩壅

其水三日不流即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音其處岷音武巾翻

鳥路翻惡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六周幽王其徵異也

川竭岐山崩師古曰三川涇渭洛也洛即漆沮也余按幽王時有是異後卒為犬戎所殺岐山者

周所興也周自太王避狄去邠而邑于岐漢家本起於蜀漢高帝始王漢中起兵還定今所起之地山崩

於蜀漢三秦誅項羽遂有天下今所起之地山崩

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天文志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

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生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

攝提格晉天文志參十星於辰在申至辰者至大火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如淳曰孛

星尾長及攝提大角始發於參殆必亡矣二月丙

午封淳于長為定陵侯恩澤美表定陵三月上行

幸雍祠五畷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

大角七十一 通鑑卷二十一 十五

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

師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名

中南谷曰褒北谷曰斜徑五百里斜余遮翻

東至弘農

長安南山連延東至弘農今商號二

州之山也南歐漢中

歐與同張羅罔置罟

罔與網同古字通用置音咨邪

翻兕罟也罟音房捕能罷禽獸

熊似豕而大黑色羆以熊黃白色被髮人

立而絕

載以檻車輸之長楊射熊館

師古曰長楊宮中有射熊館

以罔為周陸

李奇曰陸遮禽獸圍

縱禽獸其中令胡

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

考異曰成紀元二年冬行幸長

揚宮從胡客大校獵宿黃陽宮賜從官胡旦用之按明年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客校獵當在今年紀因去年冬有羽獵事致此誤耳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中山王興定陶

王欣皆來朝

興帝少弟欣帝弟定陶共王康之子朝直遙翻

中山王獨從傳

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

師古曰三官皆從王入朝相息亮翻

上怪之以

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

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

師古曰說其佗日問中山王獨從傳在何灋今不能對令

誦尚書又廢

師古曰中忘之也法令

及賜食於前後

飽起下

禮主於敬食而獨後又致飽而止皆非敬也及起而

躡主於敬食而獨後又致飽而止皆非敬也及起而

躡主於敬食而獨後又致飽而止皆非敬也及起而

躡主於敬食而獨後又致飽而止皆非敬也及起而

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

傅太后元帝傳昭儀定陶共王母也隨共

王就國為

定陶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于

季翻票

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父計

皆更稱定陶王

送互稱其材美也師古曰更工衡翻

勸帝以為嗣帝亦

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

師古曰為之冠也為于偽翻

時年十

七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隕石于關東二

據漢書關東當作都關師古曰都關山陽之縣

王根薦谷永徵入為大司

農

自北地太守徵入

求前後所上四十餘事

上時略相反覆

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

信也為大司農歲餘病滿三月上不賜告即時免

公卿病輒賜告上以其黨於王氏故即時免

數月卒史終言之

綏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

上召丞相翟方進御

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

票騎將軍

王根先勸帝立定陶王為嗣漢書孔光傳光書根勸立定陶王事下即書召方進朱褒博入禁中通鑑因

之亦不書根今但以下文觀之根亦召入禁中也

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

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

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

昆弟之子視猶子也

後定陶為兄之子矣公羊春秋成十五年仲嬰齊來此

公孫嬰齊也昌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

其子則其稱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定陶王宜

為嗣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其親親於兄弟之子以

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兄終弟及也殷自外丙仲

壬至于盤庚率多兄弟代立而尚書無文光所引蓋今文尚書也師古曰此音必寐翻余謂當如字讀

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

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弟不得相入廟也不從光

議一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

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

師古曰以不得繼統為帝之後恐其怨恨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

徵定陶王大鴻臚掌諸侯故任宏守大鴻臚之官以

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謙師古曰

為太子故云假充若元非正余謂王謝意蓋以將有皇嗣今為太子特假充耳臣願且得留

國邸旦夕奉問起居謂昏定晨省記曰文王之為也

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再至

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

不能正履此旦夕問起居之禮也國邸謂定陶國邸

也侯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報聞報已覽其請

戊午孔光以議不合意左遷廷尉何武為御史

大夫光左遷廷尉而何武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

餘姓殷子姓也其後為宋為孔為華為戴為桓為向為樂等姓推求其嫡不能得

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匡衡議以為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

後封孔子

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父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此元帝時議也是時梅福復言之上從之封孔吉為殷紹嘉侯恩澤侯表殷紹三月與周承休侯

皆進爵為公地各百里上行幸雍祠五時初何

武之為廷尉也公卿表元延三年何武自沛郡太守為廷尉是年二月戊午為御史大夫

建言末俗之敝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

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廢謂廢事也宜建

三公官上從之夏四月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

官屬罷票騎將軍官武帝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

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今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以官屬而大司馬為專官故根不復領票騎將軍

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汎鄉侯武封汎鄉侯在琅邪不其縣後

改食南陽博望鄉師古曰汎音凡其音基皆增奉如丞相如淳曰律大司

相奉月錢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也奉讀曰俸以備三公焉秋八月庚

戌中山孝王興薨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

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為左

賢王輿為右賢王樂呼韓邪單于大閼氏之子漢遣中郎

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說輸匈

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地之斗生

奇材箭竿鷲羽師古曰鷲大鵬也黃頭赤日其羽可為箭

可為箭翎也山海經曰景山多鷲黑也如得之於邊甚饒國

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

言得此地為中國利也為于偽翻下同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也余

謂直徑也為有不得傷命損威師古曰詔命不行為傷命余謂天子之命不行

於夷狄為損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

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之說輸為翻下同

于曰語次交語也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

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張掖兩郡勒澤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都尉治番和是為三

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謂從直割地以其斗入者與漢也斷丁管翻上

時掌翻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

亦報其報必大師古曰漢得此單于曰此天子詔語

邪邪音耶疑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

為單于畫善計耳為于單于曰此温偶駘王所居地

也師古曰偶音五口翻駘音塗下同余按後漢書匈奴

尸逐以染鐸意温偶即温禺也後未曉其形狀所生

請遣使問之形狀謂地形也師古曰所生夷險可割與不可割之

獸為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復扶至則求地單于曰

父兄傳五世呼韓邪傳其長子復株索復株索傳其

囊知牙師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單于名囊知

史從簡便因以單名書於此已問温偶駘王匈奴

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謂諸侯

效中國之言耳且先父地不敢失也呼先父謂藩還遷

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使疏更翻

詔報單于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灑當死更大赦二

余按是年後至明年哀帝即位大赦又明年改元赦

初師古曰更經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濟

禮也音工衡翻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上以太子既奉太宗

後不得顧私親按禮父祖以上正嫡相傳為大宗別

陶王以帝弟之子入奉太宗後十一月立楚孝王孫

景為定陶王楚孝王之子太子議欲謝少傅闕崇以為

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少詩照翻太傅趙

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

左遷少府劾戶縣翻以光祿勳師丹為大傅初太子之幼

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在定陶國時也及為太子詔傅

太后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丁姬事定陶共不得相見

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

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漢亦稱太后為陛下後

稱陛下共音居用不得復顧私親此私親謂傅太后

同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

以乳母恩耳謂抱養太子恩猶乳母也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

列侯之夫人
改嫁為人
可怪

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衛尉侍

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

牧守賂遺牧州牧也守郡守也遺于季翻下同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

淫過也許后姊嬖為龍維思侯夫人龍維思侯韓寶曾子也晉灼曰

嬖音靡余按韓寶已死故書謚謚法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寡居長與嬖私通

因取為小妻嬖雖皇后之姊列侯之夫人以淫放失身於長而長自有正室故為小妻記曰

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婦人許后時居長定宮許后廢女子之持身不可不慎也

宮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因嬖賂遺長欲求復

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乘

詐許為白上立為左皇后計為一嬖每入長定宮

輒與嬖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師古曰嫚易二也易輕也易言一也

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輔政父病數乞

骸骨數所長以外親居九卿位長太后姊子於帝室為外家之親次

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

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言長見將軍父病意喜自

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衣冠當時士大夫及貴游子弟也師

某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具言其辜過根怒曰即如

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

東宮東宮太后宮師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

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

曰兒至如此長太后姊子往白之帝莽白上以太

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就定陵侯國初紅陽侯

立不得輔政疑為長毀讚怨毒長怨毒長毒苦也痛也上

知之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以長當就

車騎無所用故請之師古曰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

立因上封事為長求留上時掌翻曰陛下既託文以

皇太后故蘇林曰託誠不可更有它討師古曰言不

於是天子疑焉帝知立素然長今為長上下有司按

驗下戶稼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恐融就吏而

滅口自殺以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凡詔

治皆為詔獄非以窮治考勒以窮長具服戲侮長定

宮謀立左皇后舉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

浦母若歸故郡長母若即王太后姊故居魏上使廷

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復劾奏紅陽

侯立狡猾不道師古曰狡狂也猾請下獄上曰紅陽

侯朕之舅不忍致灑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

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闥皆免官與故光祿大夫

陳咸皆歸故郡朱博杜陵人孫闥亦京師世家陳咸

咸自知廢錮以咸免官獨咸歸故郡耳與字皆字衍咸自知廢錮以

憂死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灑吏事以儒雅緣飾師古

曰綴飾警之於衣加翻號為通明相相息翻天子器重之

又善求人主微指微指謂上意所嚮奏事無不當意

方淳于長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據方進傳長初用事方進

獨與長交及長寵盛與及長坐大逆誅上以方進大

臣為之隱諱為于翻方進內慙上疏乞骸骨時上報

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

改君子與之師古曰與許也余謂此君何疑焉其專

心壹意毋怠醫藥以自持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

厚善京兆尹孫窋具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

二十餘人孫實蕭育皆能吏也以此為子慎交函谷

尉建平侯杜業素與方進不函谷關置都尉以讒

素不事權貴與翟方進奏業受紅陽侯書聽請不

敬免就國據業傳業與淳于長不平長當就國紅陽侯

關後罪復發下洛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上以王

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

為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按出同列繼四父而輔

政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

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邑

封邑所入之錢也掾俞綸翻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

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蔽膝鞞也亦曰鞞

馬莽為大司

罷刺史
置少牧

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此下依漢書有皆驚二字文意乃足

它本皆有其飾名如此 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奏言

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春秋首止之會殊

也宋之盟楚駕晉而書先晉黃池之會吳刺史位下

大夫而臨二千石刺史六百石下大夫之秩輕重不

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古制九州一

八伯以統諸侯之國今請置州牧十二月罷刺史更

置州牧秩二千石 掾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

師古曰濱水涯也音賓說文曰磬樂石也古議者以

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記王制天子之學

明也雍和也所以明設庠序古者黨有庠遂有序陳

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

不治者未之有也治直或曰不能具禮師古曰或曰

難者之言而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師古曰過差

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

之濼也而有司請定濼削則削筆則筆服虔曰言隨

曰削者言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救時務也至於

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

豆管絃之閒小不備為于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

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為其不能具禮而廢禮是

大... 通... 二...

俎祭器如机盛牲體者也豆似籩亦所以盛肉羹
用竹而豆用木管笙簫之屬也絃琴瑟之屬也夫

教化之比於刑濼刑濼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古師

日舍廢也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濼所以助治也直治

吏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

師有諄逆不順之子孫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翻至於陷大辟受

刑戮者不絕由不習五常之道也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性之所

常行也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故民漸漬

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諷刺子廉翻師古曰貪甚曰

翻諷音彼義不示以大化而獨歐以刑罰歐讀與終

已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謀下丞相大司空奏請

立辟廱按行長安城南營師古曰營度地也表立標

也行下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

學弟子少詩召於是增弟子貢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元帝設弟子貢千人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

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

向為九卿數所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

持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

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丙辰十月初五日燈下閱惇記

丁巳三月廿九日燈下閱將庭中紫藤花

盛開清芬發裾甚可愛玩逸記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甲戌四月廿六日閱

辛酉秋九月二十二日燈下閱 虞惇記

癸丑冬五月十七日添記



甲申五月八日記 丙戌三月廿六日無轍道人再記

壬辰五月廿日珠藏道者記 辛未九月初八日記 寶成

丙寅秋七月初十日寶成再閱記

辛巳六月初九日閱記 思庵居士

庚寅三月廿六日閱記

庚子六月十六日畢此冊 采寒



乾隆戊辰五月二十七日禧記

